禮書通故

職役通故一

禮書第三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賈公彥云此九者皆民之職業以周衆九職者任夫力也任夫力以興功故九職亦謂之九功凡任夫力民之就役者以任其力未就役者以時徵其賦非既役之且賦之也鄉大夫言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或就役或舍役是九職任民之法國語云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謂此閭師言任農貢九穀以至任虞貢其物各以所有穀物以充力役之征是九職徵賦之法司會云以九

功之遽令民職之財用謂此鄭駁異義謂鄉大夫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衞其注大宰九賦又引此經以證口率出泉葢亦謂計夫賦役故又曰今之算錢申之者以爲卽漢之口錢大謬漢有算錢口錢二淤皆計口出錢也算錢起於高帝口錢起於武帝貢禹以爲古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算錢口錢二者分別言之後漢光武紀注引漢儀注云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又七歲至十四出口錢人二十以供天

于至武帝又加三錢以補車騎馬儀注以武帝時有口錢不足據其分算錢口錢為二與貢禹傳合算錢者已成丁壯而賦之口錢則賦其未成丁壯者高帝紀初為算賦文帝紀民賦四十景帝紀二十始傅宣帝紀減民算三十成帝紀減賦四十皆算錢也昭帝減口賦錢什之三光武其口賦勿收責明帝復其口算章帝勿算三歲皆口錢也通考諸書皆少別白申鄭注者遂以口率出泉為口錢失鄭意矣

異義云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季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

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謹案五經說各不同是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元駁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百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閒多其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邪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為士卒二者皆勞亏胥徒故早舍之孔穎達云力政田役為重五十免之故王制云五十不

從力政祭義云五十不為甸徒也戎事罢輕故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及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季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役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胥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以周案白虎論云王命洽季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季六十歸兵者何不忍鬥人父子也與此易孟氏詩韓氏說合班昭傳云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與此說又異漢書高帝紀注孟康云古

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此卽許鄭役免正衞之制先鄭注周官云皆征之者給公上事也卽鄭所本孔疏推闡各說近是然謂戎事輕于力征甸徒終嫌未妥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此正役也又云唯田與追胥竭作甸徒卽田力征卽追胥云竭作者不必出役之人亦盡起而從之也故年五十卽免之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注云大事戎事有寇戎來事較追胥為大服戎為大事應致之役故至

六十乃免之不必征而征故曰從不與服戎與及也應
致而不致故曰不及
鄭元云鄉大夫辨其可任者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
十五國中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復多役少者以經云國中貿者至疾者皆舍也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
陳祥道云國中晚征而早舍為其近而役多野則早征
而晚舍以其遠而役少以周案陳此說是其解公旬用
三日謂于冬月每旬用其三日未是王制曰用民之力
歲不過三日謂之公旬旬之言均也遠近悉均故其職
謂之均人三農之制如此其餘園圃山澤藪牧百工商

賈以及開民皆近者役多遠者役少

周官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衆云出夫家之征欲令民就四業則無賦税以勸之也鄭元云夫税者百畝之税家税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張載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謂之家江永云凡言夫家者猶云男女此謂其人若未受室或喪其妻則出一夫力役之征已有家則幷出嬪婦布帛之貢也朱大韶云載師云無職事者閭師云無職者兩義迥別無職事謂既無職而又不事事者所謂惰游之士也無職乃九職之無常職也無職又不事事罰以夫家之征非常賦閭

師所任卽家宰所任亏農圃工商牧嬪衡虞八者皆云
貢其物亏無職者曰出夫布葢八者皆有物可貢轉移
執事之閒民但有一夫力役之征故令出一夫之布以
周案賦有以夫計者有以家計者閭師言九職任民之
法此賦之以夫計者云凡無職者出夫布是夫布為無
職者之正賦也小司徒言夫家九比之數云上地家三
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
此賦之以家計者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其人既無職
又無事其賦既出夫征又出家征所以重罰之也故閭
師言本身賦祗曰無職曰出夫布載師言不毛不耕等

罰賦兼之曰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朱氏說是江氏說
夫家之征爲經常之賦非罰賦誤
國語仲尼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
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韋昭云籍田謂
稅也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五十畝砥遠邇
周禮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
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
量其財業有無以爲差也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
一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力謂繇役以夫家爲數議其老
幼老幼則有復除也以周案舊稅畝加田租也用田賦

加軍賦也古者軍旅之歲計田出賦故謂之田賦觀孔子對田賦之問歷言先王藉田賦里任力常法又云有軍旅則徵之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其義自見但無軍旅其賦卽已非常征也藉田以力謂借民力以助公田孟子所謂助者藉也是也賦里以入謂計其廛里所入多寡以定賦載師所謂園廛桼林之稅是也任力以夫卽九職之賦議其老幼所謂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是也韋注未盡是

周官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衆說餘子謂羨鄭元說大故謂災寇餘子謂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也陳祥

道王應電說羨卒亦謂之餘子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以周案經亏田與追胥竭作之下又云大故致餘子則餘子非羨卒可知周官諸子職掌國子之倅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以軍法治之鄭注國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此卽致餘子之法餘子卽國子書傳云餘子皆入學亦謂國子

周官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鄭衆云大司馬與謀慮其事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為植巡功鄭元云慮事者封人也亏有役司馬與之植築城楨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以周案大役非祇築

城兩鄭皆據築城爲言者爲下屬其植立文也而屬植又有二訓惠天牧主後鄭說引管子四時篇賞羣榦聚羣材徵成其義江愼修主先鄭說以爲大役非一人任其部曲將吏必多故司馬會屬之若築城之植司空自當屬之豈煩司馬竊謂宜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自是楚制凡周官興土功司徒主役司空主土本無與司馬之事而茲司馬與慮其事者爲築城爲軍政也屬謂聚會先鄭注是植謂楨後鄭注是凡木之直立者謂之植楨榦是也華元爲植亦謂主楨榦事巡功卽此所謂以待攷而賞誅以左傳營成周

事例之司徒屬役司空賦丈書以授帥授諸司馬也故下曰屬其植受其要植爲立楨屬司空事要爲役簿屬司徒事司馬屬之受之其有不功者即以軍法治之所謂與慮事者此也後鄭注屬賦之屬乃慮字之誤賦丈尺及用人數皆慮事中事屬與植不得分作兩件亏文當云亏有役司馬與之慮賦丈尺與其用人數植築城楨也今注文誤倒互

鄭衆云小宰聽致役以比居比居謂伍籍也王安石云比謂國比居謂民居以國比正之若後世以五等簿壘役也以民居正之若後世以簿壘役不服則檢視屋產

也以周衆入成之比居簡稽版圖傅別禮命書契質劑要會皆簿書圖籍之屬當從鄭

馬端臨說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以為民役以周案周官府史胥徒亦非民役先君子曰府史胥徒卽孟子所謂庶人在官其人不在下士之列亦非以農夫編推之農夫不諳官司之務胥史不習樹藝之業先王因材任眾不必責其相兼自後世法變鄉長里正府史胥徒皆以為民之役差役雇役紛然異議議差役者編農戶之貧富為次不選其材有時以朴拙之農入任吏事公務坐敗私產立耗議雇役者亏田租之外編算物力使之

出錢以供吏祿有時募浮浪姦詐之人盤踞其中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眘賢歎之故埅役議各不同其非周官之恣則一也

族孫德昭
孫次丙仝校

錢幣通攷 坿市糴　　禮書弟三十八

定海黃以周述

管子云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觔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亏金利亏刀流亏泉布亏布束亏帛賈逵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鐵為下幣鄭元云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至漢惟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多至十品韋昭云單穆公言古者有母平子子權

毋而行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省之不詳目以周
案幣有三品管子為偏錢有二品韋說爲長
李奇云九府圜法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顏師古
云此說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
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王
應麟說九府即爾雅八方之八材中原之五穀魚鹽惠
士奇說周官夫布里布牌布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
儳布是為布貨九品
漢食貨志云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
好皆有周郭韋昭云景王鑄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

五十韋昭云鄭後司農說周禮云王莽時錢有十品今存于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大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則唐君所謂大泉者乃莽時泉非景王所鑄明矣或曰文曰寶貨皆非事實以周秦漢志又言莽卽眞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幺錢幼錢中錢壯錢因前大錢五十是謂錢貨六品則寶貨大錢五十俱係莽制明矣韋氏說是

鄭[元]云王莽改貨作泉布貨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重十二銖直十五貨泉貨泉重五銖直一賈公彥云會貨志大泉直五十言十十五者誤以周秦周語

景王將鑄大錢韋注引後司農說正作大泉五十唐固

舊注亦云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

鄭[案]云泉府故書泉或作錢韋昭云古曰泉後轉曰錢

鄭樵云錢字作泉言其形如泉文王聘珍云故書者古

文先秦書也作錢乃周禮之本字其作泉者後人所改

太公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周景王更鑄大

錢文曰寶貨或曰大泉五十其形仍是外圜函方並未

嘗為泉字形也其為泉形者乃王莽所作之貨布闇制

字象物之形不聞制物象字之形也以周案指其物曰

錢曰布帛語其通行謂之泉布泉府之泉不必改作錢

其象泉文之貨自是莽化也

漢食貨志云王莽所定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為朋直錢三鄭詩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孔穎達云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以周案孔疏據王莽制以言姝非鄭義淮南子道應訓注廣韵朋字注竝曰五貝為一朋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鄭[元]云有災害物

貿金銅無凶秊因物貿大鑄泉以饒民以周案凶荒鑄錢讀者多疑之先君子曰國語單穆公云古者天降災戾亏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管子云湯七秊旱禹五秊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救人之困以是知秊凶鑄錢三代同之矣凶秊穀貿錢賤因大鑄錢俾糶者𢳚儲錢糴穀者不窘亏錢其非凶歲則舊所行之錢自給民用也後世或歲鑄錢民閒錢不加多則銷錢為器者眾議救此幣者有二曰平銅價曰禁銅器

泉府掌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亏民用者以其

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鄭衆云物楬而書之物物爲構書書其賈楬著其物也抵故賈也鄭元云抵實柢字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賈公彥云先鄭抵故賈後鄭不從假令官冓買時貴後或賤今依故賈與之卽損民故不尋依故賈以解抵也馬端臨云買之亏方滯之時賣之亏欲買之際此與常平賤糴貴糶之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爲和糴且以其儲供它用而不以濟民失其本意矣以周桼各從其柢卽下文從主從有司後鄭之說自

確據先鄭意貨至不售而官斂之其價必賤故令買者
從其抵不忍因貨之乏之貴其價以病民也其說亦通先
君子曰管仲李悝之法糴糶斂散祗行亏穀甚賤傷農
穀甚貴傷民之時觀時變而行非常法也法有可暫行
者不宜執為一定而概以施之後世行此術者定為歲
例糶不亏賤之時糴不亏貴之時糴則抑價糶則昂價
泉府言貨滯則買之後世非滯而買之矣泉府言待不
時之買後世定之以時抑勒分配矣
泉府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
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鄭衆云貸者謂

從官倍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鄭元云以國服為之息以其于國服事之稅為息也于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陳傅良云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為息一說令國服役以償所貸息即保息之息一說周官有賒無貸此莽歛所竄一說國服即管子之國軌亦曰國準軌為法準為平以櫱與幣相權振其不贍斂其有餘自有什倍之息一說上文凡賒者謂賒于官下云凡民之貸者

謂民自相貸民貸亏民泉府必與其有司辨其貨物定價而後授之其息之多寡各有舊俗不尋增加故曰以國服為之息服字書訓習訓行國所習行謂舊俗也以周槩據先鄭注貸謂僻官本以賈易國服謂其國所出之物據後鄭注貸謂僻官本以治產國服謂受國園廛之事載師云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故曰貸萬泉出息五百陳君舉以國服為服國役不言所貸何事先君子曰泉府所言祇因祭祀器紀之乏權以賒之以役事價之下云凡國事之財用取具謂貨入亏泉府用之者取亏泉府非謂取亏所賒之息也周官本經其義甚憭

熙甯貸收之法行之通國貧富等戶歲有常例此謀利之術不得援周官以自解以周復合羣說攷之後一說以上文凡賒者為賒于官此云凡民之貸者為民自相貸其解甚正而以國服為舊俗仍未得也茲可據秋官朝士文解之朝士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故書判為辨鄭此所謂與有司辨而授之也又云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鄭此所謂以國服為之息也服古之艮字治也法也从又从卪會意卪事之制也國服國法一義以國服為之息明取息不得浮于國法也浮于國法即是犯令國服之息令謂之官

利歲無過什一林樾亭云漢時加責取息坐贓如旁光侯殷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訢坐貸穀息過律免之類皆有程限大氐歲取什一如國取民之事不旱有逾攷旁光侯殷之免在元鼎元季則國服為息之法漢初猶行但周定此制為民自相貸之法漢初行之于官長至王莽又取而行之于國也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元云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用之以賙以國服為之息

江永云耡粟𪍿民合出之因合耦亏助故名耡粟猶隋歷社倉義倉每歲出粟少許儲之當社以待秊饑之用者也旅師所聚以耡粟爲主耡粟無多恐不足以給又以載師之屋粟閒粟益之而用之連上爲一句此粟可不收息以周案王介甫青苗法引此文爲證朱子社倉與青苗法不甚異行之得其人青苗猶倉社也介甫爲鄞令行之無大弊矣行之失其人社倉亦青苗也魏元履建社倉不收息朱子憂其難久魏氏亦病朱子祖介甫聚斂之餘謀矣司馬君實言青苗之弊云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

保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後百姓無復存者先君子言朱子社倉之法云朱子議社倉不願置立之處官司不得抑勒置立之處人戶不願請貸不得抑勒其給之也以穀不以金其行之也必以慘怛忠利之心不用聚斂亟疾之謀議固甚善然熙甯挪立青苗之法亦已言及此矣卒至抑勒也給以金也聚斂亟疾也法立而弊生弊漸流而漸大法之所不能盡絕使人主舉社倉之法強天下以通行之其弊亦然產錢六百文以上衣食不闕者不得請貸則請貸者皆極貧下戶而收納之時不職扑而能得之邪十人結為

一保逃亾物故同保均備納足如貸者皆貧戶其何以堪之如謂同保中有富者則十人中貧富相間矣令富者貸粟而出二分之息又令其償逃亾物故之穀非抑勒之而富者甘為之邪朱子集中所載社倉記建昌軍南城縣之社倉吳伸吳倫發私粟四千斛為之婺州金華縣之社倉潘叔度出穀五百斛為之是倉主之富而好義者意在濟人不求肥己無各戶之勒貸無逃亾物故之索償少倉穀出入之費省官吏監察之資事之所謚者大而行之可久不能出此而以官吏强行之則弊百出矣

周官司市辟布故書辟伦辭鄭衆云辭訟泉物也鄭元云辟布謂市之羣吏攷實諸泉入及有遺忘惠士奇云辭布辭之言貲也猶漢之貲錢或說辟法也辟布猶法

錢

周官廛人掌斂布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鄭衆云絘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爲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鄭元云總讀如租穆之穆穆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惠士奇云絘布市中思次介次之布也質布質劑

賣儥之布罰布質人所罰犯禁者之布廛布門關征廛之布儳布者無肆立持之布集韵儳暫也徐邈讀詩云抱布抱此管子云握路握此也江永云緫布謂肆長緫斂在肆諸物之布此商賈之正賦猶農之九穀工之器物大宰所謂市賦閭师所謂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也質布謂償質劑之布古大券小劵皆以帛爲之質劑蓋官作之其上當有璽印是以量取買賣者之泉以償其費猶後世契紙有錢也

職內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鄭元云受財受予職內以給公用者貳令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

書之王與之說職內掌入不掌出鄭注與職歲相亂所謂受財者受財之入也以周案有入必有出有出必有入職內掌入非不出也職歲掌出非無入也知職歲掌出必有所入可無疑兮職內掌入非終不出矣王氏駁注殊悖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鄭元云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振猶抍也檢也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佗為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賈公彥云以財與之謂之抍知其足剩謂之檢上文直言斂亦振之下言振財有餘亦斂之

故言互之以周案職幣掌式灋而聽均節于大宰司會其所斂官府都鄙之幣即斂司會所貳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其所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即予大宰九式之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秩匪頒好用之幣也掌事承上用邦財者為言以所斂之幣予掌事之邦用而掌事者有餘財亦振而收之記振河海而不洩注振猶收也此注訓拚檢廣雅拚收也孟子注檢斂也惠半農以巾車毀折之所入泉府賒貸之所納為掌事者之餘財其說固偏又謂凶荒無征以其餘供灋用與經詔王小用賜予之文亦悖

周官大府頒其貨亏受藏之府頒其賄亏受用之府鄭元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受藏受用貨賄皆互文以周案鄭意固是然皆屬互文經何必別白言之貨賄本通文此云頒其貨據其良者言受藏之府卽下玉府內府是也玉府內府皆藏貨賄之良以待王之大用大用不常有故謂之受藏之府明不遽出也受用之府卽下之外府是也外府所受爲邦布布取流行隨入隨出故謂之受用之府爾

鄭元云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

以周案內府藏貝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外府藏泉布以待邦之小用內外府以地言無分乎公私也鄭注甚明胡五峯以漢唐之季置私庫疑之何不察經注之意邪但內府之大用謂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之大財用也鄭注專以朝覲之頒賜言似偏

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賈公彥云舉官府以表邦中其實官府不出賦也會釗說此職不掌賦掌其百物財用之在書契版圖者之貳百上二句當連讀書契謂官府之書契版圖謂郊野縣都之版圖百物

財用謂官府郊野縣都之出入賈疏讀財用絕句誤矣
以周案會氏說是
司會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鄭
元云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故書
互為巨王昭禹云以三攷之為參以兩攷之為互以職
內攷其入以職歲攷其出以職幣攷其餘是所謂參也
以職內及會以逆職歲職歲以式法贊逆會是所謂互
也鄭季宣云二說皆不通周官三百六十分職任事皆
有日成何獨于三官言之蓋以凡攷目以目攷數以數
攷凡是謂參凡與數相攷數與目相攷是謂互以周案

宰夫職正以治要師以治凡司以治目旅以治數數以日計目與凡數之參參相積者也參而互之又以旬計日謂十日日成謂旬日之成猶浹旬謂之浹日也宰夫職又云歲終令正歲會月終令正月要旬終令正日成文義與此相同則日成為十日之成可知也日為之數參其數為之目又參其目而互治之為之凡時在旬終故曰旬終令正日成參互以攷日成所以正其旬內之之數目也又參其旬為之要時在月終故曰月終令正月要攷月成所以正月要也至十二月又為之會故曰歲終令正歲會攷歲成所以正歲會也王氏訓互為兩

無據辯氏沿其說于參兩尤膠轕

周官玉府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鄭[元]云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則曰獻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林喬蔭云此王字國語所謂荒服終王者凡四方之幣獻入之于內府其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寶貨爲摯此所謂世一見卽國語之所謂王鄭氏箋詩云世見曰王是也因來王而以其寶貨爲摯故曰王之獻以非常有之物故入于玉府而藏之以周案鄭以凡王之獻與下文凡王之好賜對文獻字句絕林以凡王之獻與

內府凡四方之幣獻對文獻字下屬爲義玩受而藏之

文林說爲長

周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鄭[元]云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或說周制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皆有罰而內宰佐后與市井之事其義何居以周案古者后親蠶躬桑又獻種以佐王耕凡宮中布帛栽㮣之事皆后主之所以知其衣食之艱難也市中之事以布帛栽㮣爲最大而布帛之度栽㮣之量皆準諸后故后出其度量淳制以平之此后立市之義也設次置敘正肆陳貨賄內宰佐之出度量淳制祭以陰禮后自主

之

受業燕錫范彝
孫　亥玒　仝校

封國通故　　　　禮書第三十九

定海黃以周述

異義云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謹案以今漢地攷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不駁以周案今文家說中國九州分作五服服千里五服方五千里古文家說中國九州方七千里五服通四海分之相距萬里許鄭竝從古文家言王肅偽孔傳竝用今文家言王制疏引鄭易注云黃帝堯舜地方萬里為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

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其事一君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方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此參合今古文兩家之言而別為一義者也

異義云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為天子閒田謹案易曰萬國咸甯尚書曰協和萬邦從左氏說鄭駁之云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虞夏之制

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千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百也至周公制禮千七百七十三國而云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以周棻逸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王制注引孝經說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公羊說所本也正義引尙書大傳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于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此鄭說所本也但塗山爲方嶽之會執玉帛者未必實有萬國猶周頌云綏萬邦周時豈有萬邦也諸書所言約略之辭

鄭元云禹弼大九州四海之土廣輔五服而成之去王

城五百里曰甸服亏周為王畿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亏周為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亏周為蠻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亏周為鎮服其弼當藩服去王城五千里至亏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僞孔傳

云五服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王肅云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壐品各有所掌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二師總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如鄭所云禹拓竟廣土三倍亏堯書傳無偁難可據信且其爲服之名輕重顚倒難㝵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餘均分之公矦伯子男而使甸服之外諸矦入禾稾非其義也王鳴盛云東漸𠧪被朔南暨禹之開境經有明文王肅不信其謬可知甸服外之諸矦不㝵入禾稾有何依據以周案虞夏五服

曰甸侯綏要荒周公制禮分爲九服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蕃鄭注以兩朝之制互相比合與祭公謀父之語適合知甸服之爲王畿者所謂邦內甸服是也知其兩當侯服者所謂邦外侯服是也知侯綏二服之當甸男采衛者所謂侯衛賓服是也知要服之當蠻夷者所謂蠻夷要服是也知荒服之當鎭蕃者所謂戎狄荒服是也堯之舊制五服之別五百里禹又弼之每服增五百里以兩面通計之相距萬里周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九服皆方五百里以兩面通計之相距亦萬里漢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三千餘里其間所識山

川不出禹貢之域則夏五服周九服相距萬里此古文家說之無可易者也王肅僞孔從今文家言以爲五服方五千里其所依據者以書言弼成五服明曰五千不曰萬里殊不思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足云凡曰至于者皆自此到彼之詞曰至于五千明是從京師至四境爲五千耳若以四面相距立文當云方五千里亦何至于之可言此今文家言之不可據者也

易祓云禹五服帝畿在內帝畿千里而四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職方

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蕃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為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為四千五百里幷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增于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以周案易說可以解虞書不能通之于周官周官每服方五百里文與虞書同以虞書五百里為一面之數周官五百里又分化兩面巳自齟齬且方五百里曰某服方字卽算術之平方邊以五百里分兩面何方之足云下文又云封公以方五百里侯四百里如一服每面止有二百五十里將一國分化兩服乎不足據也

賈逵馬融說甸服之外毎百里為差所納緫銍秸粟米
者是何服之外特為此數其侯服之外毎言三百里二
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為名百非是服外更有其地
也鄭元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
者賦入總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為之差使百里者從
之百毎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毎服之外更言三
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偽傳云規方千里
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百
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王肅云賈馬既失
其實鄭尤不然司馬遷以諸小數皆五百里服之別名

大界與堯不殊尊之矣以周案鄭意以王畿甸服毎面
方五百里合計方千里下文百里賦納總云云乃禹弼
成之後又有此等幾數居其間不在五百里之内下侯
綏要荒四服所言同司馬遷王肅僞傳以爲上句是綱
下文爲目即在毎服之内非服外更有其地兩說竝通
而以鄭注爲長賈馬以甸服下所言百里二百里等爲
在甸服之外侯綏要荒四服下所言三百二百里則在
毎服之内一經之文自亂其例不足信
賈逵馬融說禹貢甸服之外又五百里去王城一千里
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毎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

千里釋文引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是與鄭同此據正義所引鄭玄云堯初制五

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

曰四海及禹輔而成之每服加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

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要方七千里七

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畿內餘四十

八八州分之而各得方千里者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

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

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每一師領百國

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

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

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與以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謂十之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至亏圻內則子男而已王肅云傳稱萬盈數也萬國據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屢民曰撫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甚少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畿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以周案左氏內外傳

所言執玉帛者萬國本約略之辭且亦未見盡是九州内諸侯鄭君此注過泥竝為王肅所駁其云九州之外曰四海者爾雅釋地云九州之後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于禮儀也虞書于州十有二之下曰外薄四海大行人于侯甸男采衛要之下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亦分別言之是其證偽傳孔疏九州四海混而為一誤其云堯制要服之內方四千里為九州州者據周制擬之也竊謂堯初舊制當如王制所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商改夏制用堯制周改殷制又用夏制頁其云禹更定九州方七千里者據

大行人文儗之也竊謂禹弼成五服以甸侯綏爲九州方六千里其要服曰蠻荒服曰夷在九州之外周初以侯甸男采衛爲九州亦方六千里其蠻夷亦在九州之外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酒誥曰侯甸男衛邦伯皆以九州諸侯爲文而不及蠻爲蠻不在九州內也周語曰侯衛賓服蠻夷要服賓服謂以服貢賓見于王自侯至衛凡五服爲中國九州之賓而蠻與夷同入要服不與同中國九州之地周初界限如此周公制禮時以蠻服入九州變用夏名曰要服如大行人職所言是鄭君于古制蠻在九州之外未審輒據大行人文以儗之賓多

未合且以夏之要服一服內分其半入九州半爲四海要屬膠葛
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衺委曲動有倍加之較以周案孔疏申傳用王肅說謂書五千里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計之漢志所言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異者乃謂著地人迹屈曲而量之此說大謬古者里數皆以開方言之斷無計人迹屈曲之理或云夏五十畝當周百畝夏五千里當周萬里如其說夏以二井爲里有何見文

鄭元云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僞傳云此言五服之外孔穎達云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延澤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以周秦鄭意此節總結上文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在九州之外五服之內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五服之外僞傳以禹五服地方五千里東海流沙在五服外今依鄭

鄭元云夏末旣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幷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

為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百廣其土謂殷公侯百里周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增其爵謂殷三等周五等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闕以為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為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未聞以周案殷之九州方三千里用堯初舊制其分服之大小未聞其詳又攷白虎通義爵篇引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今酒誥文其上曰在昔殷先哲王下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故白虎論以為殷制據此而言似殷之分服與

周官職方侯甸男采衛之制相同矣如鄭注殷時九州地小之說抑亦僭周名以言之與

鄭元云王制九州州方千里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謂公居十之三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此大界方三千里方千里者九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其餘方百里者謂之

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今作九誤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以周案鄭所說周制以職方王制之法準之王制州二百一十國諸侯之附庸不與周制州亦二百一十國并公侯伯子四十六國餘以男備數則百里之國百六十四而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爲附庸亦不與也然云周九州大界方七千里既不可信且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封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鄭注云七伯者字之誤以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

里則百男本兼附庸言之其餘為閒田非公五百里之外又有附庸也周公增封諸侯不過以山川及諸小國益之以充五等封疆之數非周有許多閒田以畀之也非徒滅他國以增封之也先鄭大司徒注謂公五百里其半皆附庸小國是也如五百里等皆實封附庸又在其外則周公當時增封之地亏何取之與

管子云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呂氏春秋云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周案齊諸侯之齊與爾雅距齊州之齊同謂中州之國大負海之國小也呂氏春秋語與管子合

然此據四海大勢言之耳其在九州之內實近小而大遠禹貢侯服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固爲顯證春秋時冀兗青徐之間小國尚有數十而齊魯大國遠封海濱蒞近小則內安而亂賊不敢作遠大則外強而夷狄不敢逞商周之際四夷寖強周公亐畟服之內增諡封域意亦謂非此不足以爲中國屏蔽也若其要服以外一如舊封雖大曰子此呂氏所謂彌遠彌小也以四海言彌遠彌小則中夏安以九州言彌遠彌大則外夷懾讀管呂書未可偏執孔說軒泥其說以爲夏時大國在外至周大國在內亦王者相變之義謬矣說詳禮說略

鄭衆云大司徒公之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百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于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鄭元云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器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公

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亏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江永云以文勢言之土其土制其域凡云其者皆指侯國則其食亦當指諸侯先鄭之義爲長先鄭以其半爲附庸小國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蓋謂小國無附庸然亦當幷山川及不可食之地言之小國可食地少而虛寬之數多其猶下地菜三百畝亦所以優之與以周案周初封建仍殷制分三等成王時以五等封諸侯魯頌曰俾侯亏魯大啟爾字記始封曲

阜以侯畿受地百里也又曰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記增封大東仍以侯畿受地四百里也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與周官合禮記張大其辭云封魯七百里誤鄭注魯不得有附庸直謂以公畿受地亦非魯侯國地方四百里得十六同除附庸九同得七同七萬井之地至戰國時魯方百里者五止五同之地　又案其食者公半侯伯參之一子男四之一先鄭以諸侯所食租稅言後鄭以地貢之食天子者言鄭剛中申先鄭陳及之申後鄭今以大司馬職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按之似

以先鄭之說爲合後鄭之意公地旣大食又𡯁半子男之地旣小食又僅𡯁四之一則公食太𡙁子男之國似無以給其國禮俗器紀祭祀之用故以貢言之大國貢重小國貢輕子產以鄭伯男也而不從晉使從公矦之貢是其證

周官云公之封疆方五百里矦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孟子王制云公矦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元云王制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爵三等公矦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

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公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以周案孟子王制所言三等之封為三代之舊法其云百里七十里五十里除山川附庸言之故曰名山大澤不以封周禮所言五等之封為周公所立之法其云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兼山川附庸言之故成王命魯侯云大啟爾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宣王錫韓侯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錫召公曰錫山土田于周受命皆其證也易震驚百里

爲諸侯象鄭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

同方百里公侯地方百里非孟子一人之私言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管子亦云然孟子所云實商周舊制

鄭注謂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于是五等之

𡉏皆益之地信是則周官所云乃成王後之新制也成

王以五等封諸侯又錫魯山川土田附庸以荒大東至

于海邦故史記云魯地方四百里與周官合說詳軍賦

門　又案周公增益九州侯封所以强中國而抑四夷

也鄭君云周公分五服爲九畿服之內因殷諸侯之數

廣其土增其𡉏如鄭之言周公增封祇及畿服以內所

謂九州是也九州以外爲蠻夷地商周之際戎狄寖强非弓要服以內封建大國無以扼其衝而爲中夏屏蔽夏之五服綏以外爲夷蠻地綏以內男近而侯遠意亦同此但虞夏之時夷蠻國小有百里之侯自足制之至周四夷日强非增諸侯封勢必不支此周公相時制宜之法豈無故而好變更哉或者以爲王者相變之義失其旨矣

唐仲友云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

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下同亏男侯上同亏公自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孟子所言獨舉軍制而言也周官所言包山川土田附庸也以周案如唐說周官公侯伯子之地皆兼山川土田附庸之虛封男百里僅足具三百乘而獨舉實封亏周官之數分伦二解已說不通矣鄭注云男附庸三同

王安石陳祥道說孟子三等之地正封也周官則兼所統之附庸以周案此說較近魯頌言增封之地曰俾侯亏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東即大東山川即龜蒙土田

謂閉田附庸卽海邦頌文上下相應山川土田爲增封之正數附庸爲增封之備數必謂增封增以附庸則公之正封止二十五分之一而附庸備封畀二十四當時附庸未必如此之多且小諸侯何以亦有無附庸之國交爲陳及之汪武曹所駁矣

薛季宣陳傅良說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數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以周案如薛氏說公方百二十五里較王制爲大男方二十五里又少亏王制且周官所言封域方五百里方四百里等皆以開方計不

以周圍計故職方氏凡邦國千里而封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

惠士奇云尚書大傳諸侯受封必有采地封五百里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百里者其采五十里王制言采周官言封二者必合而相備以周案惠氏之說本亏宋葉秀發然何以解孟子答慎子云封魯齊皆方百里

孔廣森云漢志云洛邑與宗周通封畿短長相覆千里臣瓚注鹵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合之爲千里也然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

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則所謂方千里者唯據洛陽而言是東都固自有千里矣王制曰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古謂夏殷今漢博士作記時也漢世百二十里當古百里故洛邑六百里本夏時五百里而周人以夏之一里為二里即謂之千里也以夏井田五十周百畝及夏五服爾成五千周九服相距萬里為證若然五等分土周官與孟子亦小異而大同周之公五百里當古二百五十里其食者半實封三萬一千二百五十里開方一百七十六里有奇唯此稍大百周之侯四百里當古二百里食者參之一實封一萬

三千三百三十餘里開方一百十五里有奇與古侯百
里相近周之伯三百里當古百五十里食者參之一實
封七千五百里開方八十六里有奇與古伯七十里相
近周之子二百里當古百里食者四之一實封二千五
百里與古子五十里正同至男國百里即古之五十里
食者四之一實封二十五里視古反為小也以周案如
孔說夏以二井為一里不見典記周之東都自具千里
亦非古義其牽合周官孟子封國之數據其食者言之
而公視古仍大男視古反小終屬牽強
孔廣森云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

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辠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酅為齊附庸酅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亾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亏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以周案公羊莊十秊傳分蠻夷之君有州國氏人名字子七等董子爵國篇引傳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以為附庸之制其地之大小

與書傳宋地數同孔氏遂參合兩書爲言但此伏傳與韓詩外傳八文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韓傳作十里無五字據百里者以三十里七十里者以二十里埊之以各減十里爲合以五十里者得百里四分之一埊之又祇得八里弱以叔向言班祿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例之大國卿視子男一旅一同之地正得十里孔氏據誤文以立說實未覈也

孔穎達云夏之畿內國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內據王制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

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是與夏不同也周之畿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以周棻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謂其所受采地之數相視如此非謂封國同也畿外諸侯亦有采地伏生大傳言之矣趙注云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此說極憭佀王制者以爲畿內封國直同畿外諸侯誤會孟子之意矣凡畿外諸侯有軍旅朝會諸事畿內則天子主之故畿內諸侯封域可小亏畿外鄭所說夏周封

國之數雖難據信而畿內畿外分兩制是
記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矦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
士視附庸與孟子卿視矦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不合
舊說王制夏制孟子殷制吳澄說孟子當犮籍之時但
以意言其大略不若王制所記爲尋周柄中云古者三
公不必備常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食卿之祿公
孤之設不爲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
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于外諸矦而祿必視乎外卿視
矦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元士之
命不下于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卑其命而崇其祿之

義與卿大夫不一例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也以周案
周氏駁王制申孟子未見的塙據周官載師文亦數公
不數元士與王制合卑其命崇其祿亦無義可言惟孟
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
子男謂所受采地之制趙注是也韓詩外傳云采地百
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
以十里然則天子之卿受采視侯方三十里大夫受采
視伯方二十里元士受采視子男方十里而王制言畿
內之國方百里者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
國六十有三此以封邑言也封邑與采地不同詳職官

丙

鄭元云大宰乃施則亐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立兩卿不足亐諸侯賈公彥云典命職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大宗伯職六命賜官則大夫四命不合立官注并言之者以大夫亦尊倂長廣解其義其實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兼攝也王親子弟食邑與三公同其次親者與六卿同尊立兩卿五大夫其次疏者與大夫同不尊立兩卿五大夫亦職相兼也此經惟有都鄙無家邑之名故都鄙中含公卿大夫春官宗人都家竝有故公卿入都大夫入

家以周案賈氏此疏足以補鄭而近人猶或非之以為
在公則兩為卿伍為大夫在卿則兩為大夫伍為上士
在大夫則兩為上士伍為下士且引春秋傳蔡仲為周
公卿士瑕禽為王卿士伯輿之大夫為證其實此是公
卿何足為大夫之據或又謂鄭意所謂六命賜官官謂
卿之命亏天子者若晉荀偃曰官臣偃是也大夫四命
雖不合賜官而亦得自立其卿如子男之例王制小國
二卿皆命亏其君鄭注云欲見畿內之國二卿但已褒
大夫而其臣反謂之卿終嫌未嘗說詳職官門
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

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後鄭先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愼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鄭駁何休云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供稾繁而已劉逢祿云周千八百諸侯凡七千二百井以方百里之地爲閒田足以供諸侯休沐許鄭失攷以周案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云方伯者明非此不㝵有也云視元士

者元士之地視附庸其地非方二里之邑也何劉之言何足以難許鄭魯爲方伯有許田鄭以母弟特賜祊衛亦嘗爲方伯故左傳云取于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孔疏云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衛以道路竝遠故兩有之

記祭統云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而月令云立夏之日行賞封諸侯鄭元據祭統以非月令王肅聖證論據月令以非祭統束晳五經總義云祭統月令所記非一王之制凡偁古者無遠近之限未

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出田邑夏乎殷乎王據月令非祭統鄭宗祭統疑月令兼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也以周案書洛誥命周公後在烝祭歲之後鄭注歲字下屬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是周封諸侯又在子月鄭彼注云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其意命周公後在仲冬爲非時特舉之典異周公也非常禮常禮自于秋嘗行之束氏以祭統月令所記不同爲三代禮異說自可通

白虎通義云王者始起封諸父昆弟示與己共財之義一說諸父不得封諸侯繼世象賢以爲民也受命不封

子者父子手足無分離異財之義以周粲不封諸父固
違經典封諸父昆弟為其財封子為異財亦進退失據

受業無錫范鼒
孫次戊仝校